

麦罢，即麦收之后；走麦罢，即麦收之后，亲戚相互走动，探望一下，看看粮之收成，望望人之气色。

在我们黄河故道一带，麦罢是一个节令，走麦罢则是一种往来。

过去，夏收是乡下人的一道生存关口，俗称麦口。布谷咕咕芒种时，乡下人开始筹备麦收，碾压麦场，收拾碌碡、购置掀耙、扎实板车、晾晒粮囤……只待“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”。我小时候，小麦全靠人的体力收获，手握镰刀、头顶烈日、吸着燥风，俯首拱地，尽揽麦垄，拉镰收割……实在觉得腰酸腿痛，难以坚持，遂直身昂头，举目远眺，摇曳的麦穗伸向一望无际的前方，丰收的期许在无奈和怯意中升腾。

随后，割倒的麦子还要打捆、装车，人力拉进麦场，晾晒、堆垛，待到晴日好风，晒场，扬场，最终把热乎乎、嘎嘣脆的麦粒子装进囤里，一家一年的口粮备足了。“囤里有粮，心里不慌。”这是爷爷的话，父亲也说了一辈子。

麦口，初始长达月余，年富力强的人会脱一层皮，年老体弱的人或积劳成疾或旧病复发，就像我爷爷、姥爷一样……

因此，麦收谓之关口，并非冗词赘语。历经麦煎熬，至亲牵挂，登门探望，人情合理，至于带礼多与少、好与孬，无需计较，别来无恙是最大的欣慰。

于是，走麦罢，给亲朋必带的是油馍。这是一种油炸面食，是现在常见的油条的先前版。油条是单批儿或双批儿，有

长有短，多软韧。油馍则由四批儿组成，入油拨开较大空隙，且批子细长，整体两头尖、中间圆，形似平面勾勒的灯笼骨架，咀之酥脆，浓香，即便炎热盛夏，久置亦不坏。

当年，乡下农家的日子远不如现在富足，饮食粗贱，口味寡淡，大凡油炸的食物皆是美滋美味。由此，油馍是走麦罢的唯一最佳选择。

那年，我4岁，跟着母亲走麦罢。一进门，但见姥姥正晾晒麦余子，槌击的声

爷的回答，简单而无奈。

看见我，姥爷眼光一亮，向我缓缓招手，微笑着：“山子，又长了一头尖儿！”“叫姥爷瞅瞅，给姥爷说说，你听话不！”母亲遂把我扯到床沿，将我的手交到姥爷干硬冰凉的手里。“快，给山子拿油馍吃，快点儿！”姥爷指使姥姥。姥姥转身抬手，从房梁低垂的木钩子上拽了两批子油馍，还说：“麦子一进囤，你爹就唠叨，你家的麦子收得咋样了？要是能动一动，他

儿、有味儿……

吃了油馍，姥爷的气色好多了，母亲和姥姥开始生火做午饭。姥姥对母亲说：“就你买的油馍好，比草药还管事儿，还没咽下，病就好了一半儿！”“这麦口，俺家人手够，耽搁不了啥，你和俺爹不用挂念俺！”母亲应答着，把两个鸡蛋液滤在锅里，很快，西红柿鸡蛋汤就盛进碗，端上桌。母亲把油馍分别掀进每一只碗里。我瞪着油馍慢慢吸取汤汁，变得饱满柔软，一股浓郁气味儿冲进我的鼻孔……

这是时节的味道、乡愁的味道、情感的味道！

至此，四十年过去了，乡村风貌，今非昔比。曾经的麦口已被淡化，小麦收割全部交给了现代化的机械，乡下人早已从传统而繁重的农活中解放出来，在地头、家里亦或遥远的异乡，即将一季一地的新鲜麦子换成了手机里的“数字”……

麦口，渐行渐远！油馍，且忆且新！

这天，我顿然感悟，对妻子说：“走，咱们走麦罢去！”

走麦罢

□ 刘厚珉

响低沉，重闷。“都忒忙，还来看啥！”姥姥吃力地站起来，接过母亲手提的油馍，轻声地嗔怪。“俺爹呢？”母亲径直往屋子里走。“你爹老病根了，歇两天就好了。”姥姥跟着进屋。

姥爷躺在里屋的木床上，脸色黝黑，颧骨凸起，眼眉低垂，无精打采。屋里弥漫着旱烟和草药混合的浓烈气味，还混杂着淡淡的油馍的香味儿。

看见母亲，姥爷欲仰身，却无果。“俺就觉乎着你会犯病！”母亲的言语，担忧而惆怅。“没事儿，庄稼人不都过这麦口！”姥

就提上油馍，去你家走麦罢去了！”

接过姥姥的油馍，我瞅见母亲抹了一把眼睛，嗤了一下鼻子，对姥爷说：“山子的爷爷也睡倒了，还是催俺走麦罢，先来看看你！”“昨儿俺还跟娘说，俺和你公爹年纪差不多，他比俺赶活儿、不惜力，这麦口也真够他的呛！”“和你一样，麦子一进囤，一泄气儿，就躺下了。”母亲说着，拽了一批子我们提来的油馍，递给姥爷。姥爷接了，便咬了一大口，紧着嚼了几下，还对我说：“给姥爷说，好吃不！”我顾不得回答，和姥爷一样，嚼得格外有劲

夏至

□ 唐江波

夏天生长的速度
让这一天充满想象和神奇

村庄、田野、河流
仿佛都置身于呼吸之外
那些玉米、谷物、大豆
以及一切和金黄有关的图腾
正尝试用各种方式祈祷
和一场夏雨的邂逅

这是生活给予我们的沉重
草地上离行着的一只羊的影子
就让我窥见，这人世
数之不尽的欢喜和悲辛

试着去亲近
一枚种子和一滴露水吧
因为它们身上
盛满了生命和太阳



爱读书的小姑娘

苗青 摄

长河浪花

□ 王国梁

对每一粒粮食心存敬畏

同学们把吃剩下的馒头扔到垃圾桶，觉得特别心疼，于是我找了个网兜，把同学们扔掉的剩馒头捡起来兜回家喂猪。父亲因此高看我一眼，而且把这件事广而告之，让亲戚们都知道了。直到现在，亲戚们聚到一起，还对我当年的“壮举”津津乐道。

我的侄女致力于减肥，已经有大半年没吃过主食了，终于减成了弱柳扶风的身材。父亲却对她嗤之以鼻：“不吃粮食咋行？人的身体受不了的，粮食养人！”父亲的观点根深蒂固，认为粮食是生命之本。虽然如今的时代粮食极大丰富，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了，但父亲依旧对每一粒粮食保持着敬畏之心。

父亲之所以对每一粒粮食心存敬畏，他自己如此，也教育我如此。我小时候会背的第一首古诗《悯农》就是父亲教我的，这也是他敬畏每一粒粮食的原因。受父亲影响，我上中学时，看到

的剩馒头捡起来兜回家喂猪。父亲因此高看我一眼，而且把这件事广而告之，让亲戚们都知道了。直到现在，亲戚们聚到一起，还对我当年的“壮举”津津乐道。

父亲之所以对每一粒粮食心存敬畏，原因很微妙也很复杂。我想除了因为粮食得来“粒粒皆辛苦”，还有对劳动的敬意，以及他作为农民对土地深深的感情。



酸涩的记忆

□ 刘瑞东

我的奶奶生于清末民初，像她同时代的女性一样，裹着小脚。

在我记忆里，奶奶总是穿着老粗布的对领大褂，一排用布条缝织的纽扣。开始是青兰色，每次洗衣服都褪色，慢慢地，青兰色变成了月白色，上面打满了补丁。奶奶每天早晨梳好头后，就把花白的头发挽个发髻盘在脑后，上面插根银簪。她每次梳头后，都会小心翼翼地把掉落的头发收集起来，等串乡的货郎挑来了，拿出来换根针，或者给我换一个大米团。那时候我感觉大米团很好吃，总盼望着奶奶梳头，巴望着她多梳掉些头发。

我的爷爷倒在了六零年的门槛上，是奶奶颤着小脚，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。在那个贫穷的年代，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。不幸的是，奶奶在六十岁时，不小心摔伤了腿，因为得不到好的医治，直到她去世，都是拄着根棍棍，一瘸一拐地走路。好在奶奶会一手好的针线活，农闲了替人纺织线，一天冬天挣个块儿八角的钱，补贴家用。直到现在，我还恍然记得昏暗的桐油灯下，奶奶不知疲惫地拧着纺车，那“嗡嗡”的声音，在我耳边彻夜不停。

到了我会走路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在学校里教书，母亲要到队里出工记工分，

肯定借了钱才给我买了这些，心里有些不高兴，私下怪母亲不该打肿脸充胖子。

那天，邻居家的婶子大娘都跑来看我的“端午礼”，一个个看完啧啧称赞，说我娘家真是阔气，舍得买这么贵的东西送女儿，凉席、竹帘和蚊帐，都是最好的。她们越这么说，我越心疼母亲。

中午吃饭时，婆婆拉着母亲的手，一个劲儿夸我懂事，说母亲把我教育得很好。我觉得婆婆肯定是看到母亲送的端午礼，对我刮目相看了。

第二天，我一下班便直奔母亲家，进

门就数落母亲，不该借钱给我购置礼品。母亲忙跟我解释，说那些东西都是婆婆提前送来的，让母亲端午节那天带来送我。母亲说：“你婆婆嘱咐我，不让我告诉你。可这种事情咋能瞒得过你？昨天我就想对你说，可你婆婆寸步不离我身边，我没找到机会说。”

婆婆是我丈夫的继母，她没有自己亲生的孩子，一直把我丈夫及其弟弟、妹妹都视若己出。我刚结婚时还怕婆媳关系不好相处，没想到婆婆这个人非常和善。母亲说，婆婆是将她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买



色。石榴成熟后咧开了嘴，就像看到石榴的奶奶笑的样子，露出仅剩的几颗牙齿。奶奶从不吃石榴，并不是说咬不动。在那个时候的农村，根本没有什么水果。可以想象得出来，我们家的石榴树，是一种多么奢侈的存在。奶奶把摘下来的石榴分成若干份，送给亲朋好友的、左邻右舍的，留几个给我吃的，然后把剩下的小心翼翼地放到篮子里，挂在梁头，以应对各种人情礼往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这两棵树一直都在顽强茁壮地生长着。盛夏里，奶奶坐在梨树下摇着蒲扇；严冬里，奶奶站在梨树下向远处眺望，雪花落在她的头上，和花白的头发混在一起，堆积起厚厚的一层。石榴树开花了，结果了，奶奶望着它们笑，因为在她心里，酸甜的石榴，就是馈



□ 魏建国

溢满母爱的粽香

对童年的记忆，常常是从节日的食品开始的。转眼又到了粽子飘香的时候，那些留存在舌尖上的记忆，就像一串串风铃在岁月的风沙中响起，令人难以忘怀。

吃粽子是端午节最温暖的记忆。老家附近有个西沙河，但从未赛过龙舟。虽然年年过端午节，但对于端午节的来历，为什么过端午节，根本不懂，更不知道屈原投江的故事，只是知道这一天可以吃平时吃不到的粽子。在童年，香甜的粽子和欢乐的氛围，成为端午节最美好的记忆。

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基本温饱还没有完全解决，我们这里不产稻谷，大米也很少见到，所以在当时粽子也算奢侈品。当时，集市上也没有卖大米的。印象中包粽子的大米是母亲用玉米或者地瓜干换来的，舐犊情深的母亲怕我们姐弟俩馋别人家的粽子，用这种方式来呵护自己的孩子。

每年端午节的前几天，母亲就安排我负责摘粽子叶。在西沙河的两岸，有碧绿荡漾的苇子园，苇子的叶子可以包粽子。苇子园无边无际，越往苇子园深处，苇叶长得越长越宽，包粽子越好用。平时没人到苇子园里边去，微风吹过，苇叶沙沙作响，不时有受到惊吓的野鸭子“扑棱啦啦”地飞出来，让人胆战心惊。我都是和小伙伴约好一块去，在里边，一边劈苇叶一边大声唱歌，这样能壮胆。

端午节的头一天下午，母亲淘好大米，拿出前一年秋天姥姥给的红枣，放锅里煮上一滚捞出来晾上，把苇叶修整好泡在盆里，苇子就变得柔软起来，然后就开始包粽子。母亲坐在浓密梧桐树下，先从盆中将三四片苇叶依次排开，对折卷成圆锥形，用左手捏住，右手迅速地将大米舀起一勺倒进窝好的圆锥体中，直到装满了，再放上一粒枣，左右一换手，三下两下，四个角的粽子就包出来了。然后拉出一根麻线，三下五除二地把裹好的粽子绑得结结实实的，这一连串的动作都是一气呵成的，直看得我眼花缭乱。两个姐姐打个下手，说说笑笑，其乐融融。我蹲在母亲身边，如痴如醉地看着，母亲浅浅的笑容挂在脸上，露出幸福的笑容。

第二天，母亲起得早，开始煮粽子。被窝中的我被一股粽子的清香熏醒，赶紧起身直奔厨房。昏黄的灯光下，母亲正在灶前忙碌着，四处散发着粽子的缕缕清香。刚出锅的粽子热气腾腾，我总会迫不及待地抓起来尝尝鲜，烫得手上接下。煮好的粽子剥去皮，软糯糯，咬一口润滑甜软，唇齿留香。

在端午节，我们男孩子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洗澡。传说，端午节那天早晨，姥姥在天下所有河里都撒了仙药，洗过河水澡的人，身体健康，百病不侵。吃过粽子，我和几个要好的小伙伴相约到西沙河里去洗澡。河水速缓，碧波荡漾，清澈见底，但河水还是太凉，我们用手把肚脐搓热，咬紧牙关，闭上眼睛，喊着“一、二、三，跳”。争先恐后“扑腾”跳到了河里，在河里扎两个猛子，急忙跳上岸，冻得打起了哆嗦。

到了晚上，母亲还会烧一大桶加了艾叶的水给我泡澡，那时民间都说泡了艾叶洗澡，能驱毒避邪，百病不生。长大后知道那是父母的美好愿望。

尽管岁月在一点点流逝，这些童年的记忆仍铭刻在我心里。每年的端午还是如约而至，粽子却更多地显示出商业的成分，口味繁多，甜的、肉的、素的，鲁式的、广式的等等品种多样，粽子成了节日的妆点，只是多了些浮华与世俗。

母亲今年91岁了，不能包粽子了，也用不着包粽子了，再也吃不上母亲包的那软糯香甜的粽子了，那浓郁的特有的熟悉味道，成为记忆深处永不飘散的馨香，难以忘怀。

的东西，连我公公都不知道这些，让我不说出。我想，既然是婆婆的私房钱，我也得给她保密。但我告诉母亲，等我丈夫发了工资就将钱还给婆婆。

可后来我几次偷偷给婆婆钱，她都不要。她说既然是私房钱，放身边也是个负担，不如让我代为保管。婆婆和我见外，我也拿她当亲人，我们婆媳关系一下便拉近了。婆婆说，一点儿私房钱换来一个亲闺女，值了。

我觉得，婆婆不识字，不懂得大道理，但她懂得人与人之间交往需“交心”。那个端午节，婆婆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，让我受用一生。

小小说

云

月

星

山

水

风

雨

雷

电

雾

雪

冰

雹

霜

露

雨

露

雨

露

雨

露

雨

露

雨

露

雨

露

雨

露

雨

露

雨